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東籬菊香話重陽

朱永明

秋風起，菊花開，又逢重陽。
在中國的節日譜系裡，重陽雖未列入法定假日，卻長久駐留在國人精神深處。古時重九有三件雅事：登高望遠，賞菊飲菊花酒，蒸重陽糕。談及重陽賞菊，人們最先想到的，便是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行詩句早已和九月的菊香相融，跨越一千六百余年，至今讀來，依舊清潤動人。

世人多偏愛句中的「悠然」，常以為為詩人采菊只為觀賞山色。東晉之時，重陽采菊，多為釀制菊花酒。彼時的觀念裡，秋菊入藥，久飲可延年。南山在望，菊在手間，陶淵明並非不在意壽夭，只是不肯執著於長生。這份不執的松弛，才是「悠然」真正的內核。

歸隱柴桑之後，陶淵明家境清貧，酒不是常備之物。蕭統《陶淵明傳》記下一段流傳千古的舊事：重陽之日，他獨坐宅邊菊叢之中，手中握著一把菊花，默然久坐。正悵然之際，遠遠見白衣人攜酒而來，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送來佳釀。他當即就地開壇暢飲，盡興而歸。「白衣送酒」，一方是歸耕田園的布衣詩人，一方是一方長吏，重陽饋酒，藏著古人朴素的敬老之誼，也讓陶淵明，成為重陽文脈裡極具標志性的人物。

陶淵明專為重陽寫下兩首詩，映照他兩段不同的人生心境。義熙五年己酉年，一場大火焚毀舊宅，劫後余生的他重啟田園生活，寫下《己酉歲九月九日》。「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秋風寒露，草木凋落，寒蟬聲歇，雁鳴長空。由萬物榮枯，他想到人世勞苦，生死流轉本是世間常態，念及於此，難免心生悵惘。何以安放內心？唯有濁酒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不必遙想千年之後，只珍惜眼前此刻。晉代士人常有這樣的生命意識，受《列子》思想浸潤，看透生死大限，主張把握當下。重陽飲酒，在陶淵明筆下，不再單純是節俗儀式，而是安頓心靈的方式。

另一首《九日閒居》，更見清貧裡的清寂。詩前短序寥寥數語，寫盡窘境：「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滿園菊花如期綻放，重陽已至，囊中窘迫，無酒可飲，只能空對繁花，托心事於詩篇。「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菊花被認為可以延緩衰老，美酒能夠消解煩憂，而茅舍中的詩人，只能看著滿園菊花獨自盛放。酒杯蒙塵，酒壇空置，無酒相伴，唯有獨自沉吟。後世注家，有人將「空視時運傾」與晉宋易代的政局勾連，讀出興亡之嘆。這樣的解讀，不免牽強。歸隱後的陶淵明早已遠離朝堂紛爭，此句首先裡反復打磨著山棧。

敕勒川草原遼闊得讓人流連忘返，天低雲闊，草浪翻湧。風從草原盡頭吹來，帶著牧歌悠遠的余韻，也帶著一種古老而堅定的力量。我問一個當地人：「這裡的風都這樣大嗎？」他笑著說：「大，一年四季都大。可風大也有風大的好處，吹得人心裡亮堂。」我楞了一下，風怎麼會讓人心裡亮堂呢？後來終於明白：一個人若總是處在狹小的地方，容易把委屈放大；若走到開闊處，讓風吹一吹，心也會跟著敞亮起來。

原來內蒙的山之所以圓潤，並不是生來如此，而是風的魔力。風，日日吹，年年吹，代代吹，山脊的棱角怎能不被磨平，岩石的鋒芒怎會不被削去？

我們常常以為，一個人的性格、命運、模樣，都是天生注定。可其實，真正塑造我們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見，摸不著，卻日日吹蝕著我們的「風」。

那風可能是生活的艱難，可能是歲月的磨礪，可能是一次次失望後的沉默，也可能是漫長孤獨裡的自我修行。它不像暴雨那樣轟轟烈烈，也不像雷電那樣令人恐懼，它只是連續不斷地、悄無聲息地吹著。隨著歲月的疊加，某一天我們忽然發現，自己的脾性已經不再撞了南牆也不回頭，自己的心也不再那麼玻璃脆。所謂成熟，也許就是學會了與「風」和諧相處。山被風吹圓了，那不是妥協，也不是軟弱，山還是山，只是換了一種姿態站立——不再用尖銳對抗世界，而是用寬厚容納風雨，它把鋒利藏進了更深的地方。人也一樣，能夠被生活打磨，卻不被其摧毀；能夠在風雨裡變得圓融，卻仍然守住初心，才是更深的堅韌。

圓融不是沒有原則，溫柔不是沒有力量。相反，他們可能學會了用更從容的方式，繼續站立在天地間。風不改山性，山自借風形。環境不會因人而改變，人應當去順應它。《荀子》有言：「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意思是，隨著時勢環境調整自身，順勢而為。蘇軾也曾感慨：「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得。」無論身處何種境遇，接納環境，安頓本心。

回程路上，風迎面道別，樹揮手致謝，山好像一位歷經無數風霜卻依然安靜的智者，沉默著，卻又把什麼都道明了。

風不改山性
山自借風形

李芙蓉

周末去內蒙古方向旅游，倚窗而望，美景好似書畫，一頁一頁快速翻過。

進入呼和浩特地段後，女兒驚訝地問：「這裡的山，怎麼都是圓的？」我仔細一看，果然，山脊沒有鋒利的棱角，遠遠望去，溫和得像伏在地上的巨獸。

不由想起老家的山，崖壁陡峭，山脊直沖雲霄，像一排排鋒刀的利器倒立在大地上。當時我們都深感迷惑：同是北方，同是山河，為什麼有的山那樣峻峭，而有的山卻如此圓緩？

來到呼和浩特後，首站當選哈達門。站在山頂，衣服被風吹得獵獵作響，頭髮就像失重了似的在頭上亂飛，無奈，只好把沖鋒衣上的帽子戴起來，用帽繩勒緊。那種風不是偶爾路過，而是持續地、耐心地、長久地吹著，像一把無形的剗刀，在漫長的歲月裡反復打磨著山棧。

敕勒川草原遼闊得讓人流連忘返，天低雲闊，草浪翻湧。風從草原盡頭吹來，帶著牧歌悠遠的余韻，也帶著一種古老而堅定的力量。我問一個當地人：「這裡的風都這樣大嗎？」他笑著說：「大，一年四季都大。可風大也有風大的好處，吹得人心裡亮堂。」我楞了一下，風怎麼會讓人心裡亮堂呢？後來終於明白：一個人若總是處在狹小的地方，容易把委屈放大；若走到開闊處，讓風吹一吹，心也會跟著敞亮起來。

原來內蒙的山之所以圓潤，並不是生來如此，而是風的魔力。風，日日吹，年年吹，代代吹，山脊的棱角怎能不被磨平，岩石的鋒芒怎會不被削去？

我們常常以為，一個人的性格、命運、模樣，都是天生注定。可其實，真正塑造我們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見，摸不著，卻日日吹蝕著我們的「風」。

那風可能是生活的艱難，可能是歲月的磨礪，可能是一次次失望後的沉默，也可能是漫長孤獨裡的自我修行。它不像暴雨那樣轟轟烈烈，也不像雷電那樣令人恐懼，它只是連續不斷地、悄無聲息地吹著。隨著歲月的疊加，某一天我們忽然發現，自己的脾性已經不再撞了南牆也不回頭，自己的心也不再那麼玻璃脆。所謂成熟，也許就是學會了與「風」和諧相處。山被風吹圓了，那不是妥協，也不是軟弱，山還是山，只是換了一種姿態站立——不再用尖銳對抗世界，而是用寬厚容納風雨，它把鋒利藏進了更深的地方。人也一樣，能夠被生活打磨，卻不被其摧毀；能夠在風雨裡變得圓融，卻仍然守住初心，才是更深的堅韌。

圓融不是沒有原則，溫柔不是沒有力量。相反，他們可能學會了用更從容的方式，繼續站立在天地間。風不改山性，山自借風形。環境不會因人而改變，人應當去順應它。《荀子》有言：「與時遷徙，與世偃仰。」意思是，隨著時勢環境調整自身，順勢而為。蘇軾也曾感慨：「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得。」無論身處何種境遇，接納環境，安頓本心。

回程路上，風迎面道別，樹揮手致謝，山好像一位歷經無數風霜卻依然安靜的智者，沉默著，卻又把什麼都道明了。

風，
停在藍天下

李誠

一棵樹，
在藍天下輕搖
水鳥在鳴叫，
天空沒有一朵雲
蘆葦垂穗，
低下頭與風搖曳
我看見
小船在黃河上，
蕩開波紋
孩童的笑聲，
散在風穿過的草叢中

我漫步在
黃河岸的煙火裡
看見風沙退讓，
給草木留出居所
幾只飛鳥稍作停留，
游人入神
黃河水順著風，
流走又流回

黃河岸邊的風，
一語不發
我在想，
人與草木彼此不驚擾
那藍天、綠水，
就停在這一刻風裡

文藝副刊

海韻

陳慶海家屬捐
菲律濱中醫藥總商會

菲律濱中醫藥總商會訊：本會監事長陳慶海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凌晨零時十五分逝世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八高齡。越十月二十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慶海老先生生前熱心公益，關懷本會會務，其哲嗣良友、良鑫、森森賢昆仲秉承令先尊樂善好施美德，守制期間，於哀痛之餘，仍不忘善行，特捐本會菲幣五萬元作為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養佳鄉賢捐
晉江華海同鄉會

旅菲晉江華海同鄉會訊：本會理事施養佳鄉賢令尊施純伙先生（原籍華海後遼），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農曆九月十五）在家鄉本宅與世長辭，享壽六十有七。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嚴訓，熱心公益，守制期間，特捐獻菲幣五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並致謝忱。

吳清泉捐
延陵吳氏福利金

菲律濱延陵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副理事長清泉宗長令尊吳府聰息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七日與世長辭，享壽九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飾終令典，極盡哀榮。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熱心公益，守制期間，特撥菲幣貳萬元，作為本會福利基金之用。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致謝忱。

陳茂煥家屬捐
深滬中學暨附中
菲律濱校友會福利

深滬中學暨附中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校校友會名譽理事陳茂煥學長於二零二六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二）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八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其哲嗣幼承庭訓，事親至孝，秉承令先尊生前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之美德，雖於守制期間，猶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校校友會福利公益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申謝忱。

吳招德捐
菲律賓中國商會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商會訊：本會班乃分會會長吳招德先生令尊吳亮扁老先生，勳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日仙逝於晉江市本宅。享壽九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班乃分會吳會長招德先生一向熱心社會公益，繼承先人樂善好施之美德，對本會尤甚愛護，守制期間，悲慟之餘，仍不忘公益福利事業，特捐十萬元菲幣，充作本分會福利金之用途。孝道仁風，殊堪敬仰，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吳常務委員清泉康樂主任令尊吳聰息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星期六）下午一時零五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本會聞耗，致唁函並輓其花圈，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思，而盡會誼。

吳清泉常務委員事親至孝，秉承令尊生前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之美德遺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尤不忘本會之公益福利，特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吳清泉捐
洪門聯合總會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聯合總會訊：本總會理事吳清泉大哥令尊吳聰息義老伯父，不幸於十月十吉日(星期六)下午一時零五分，壽終正寢於家鄉本宅，享壽九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吳清泉大哥秉承令尊生前熱心社會公益，樂善好施之德，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壹萬元獻捐本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洪乙鳴仁藝新厝丁母憂

旅菲英國同鄉會訊：本會洪秘書長乙鳴宗長、洪副理事長仁藝宗長、洪文教主任新厝宗長暨鄉僑婉妮賢昆玉令慈，亦即故財政主任洪文敦宗老先生令德配、洪府董美玲太夫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杭邊村東頭份），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三十日（農曆丙午年九月廿一日）凌晨三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七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一室(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訂於十一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茶毗於恆安紀念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為軫念其生前相夫教子，淑德揚芬，本會爰訂於十一月三日（星期二）下午七時三十分，假其靈前舉行鄉祭祭奠禮，藉揚潛德，而發幽光！屆時，凡本會理事暨諸鄉僑等，務希撥冗準時出席鄉祭儀式，及參加越日之送殯執紼行列，共表哀悼，而盡鄉誼為荷！

洪文敦遺孀逝世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本會家故理事文敦宗長令德配、洪府董美容太夫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杭邊村東頭份一英國），亦即家族親乙鳴、仁藝、新厝、婉妮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三十日（農曆丙午年九月廿一日）凌晨三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七高齡。

婺星匿彩，愴情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一室(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訂於十一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茶毗於恆安紀念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洪文敦遺孀逝世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洪故稽查主任文敦善友令德配、亦即婦女組宣傳主任洪董美容善友（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杭邊村東頭份一英國），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十月三十日（農曆丙午年九月廿一日）凌晨三時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七高齡。婺宿沉芒，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一室(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訂於十一月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茶毗於恆安紀念墓園火化場。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訃告	
<div>陳許淑美 (石獅錦塘)</div> <div>逝世於十月廿九日</div> <div>現停柩於聖彼得殯儀館 (ST. PETER)</div> <div>出殯日期另訂</div>	<div>蔡敬業(晉江市永和鎮湖內村)</div> <div>逝世於十月廿八日</div> <div>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11-312靈堂</div> <div>出殯於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時</div>
<div>洪董美玲 (晉江市龍湖鎮杭邊村)</div> <div>逝世於十月三十日</div> <div>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div> <div>出殯於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時</div>	<div>蔡吳翠娥 (福建晉江永和坂頭)</div> <div>逝世於十月廿八日</div> <div>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二樓二〇一靈堂</div> <div>201 Gladiolus Sanctuarium</div> <div>出殯於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時</div>
<div>蔡衍培 (晉江市永和鎮塘錦頭村)</div> <div>逝世於十月廿九日</div> <div>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div> <div>出殯於十一月四日上午十時</div>	

流芳百世